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五　宋杜大珪編

許待制元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劒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

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

使言公材以主推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滞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

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乏之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稽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

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録事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

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當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歷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

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於家而勞施於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呂諫議公綽墓誌銘

王珪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綽丞相文靖許國公長

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為本監主簿累遷將作監丞知開封府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寺丞天聖中朝廷清明天下晏然少事上方向儒學招選茂異以興禮文之盛公於此時屢獻所為文章得召試學士院時内出集上書囊為殿帷賦因託古以諷上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讓不授改校理汎恩遷太子中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埶久處閒曹文靖出藩淮陽上令以前所讓職授之兼判國子監文靖還秉政公懇

蘄補外得知鄭州遷太常丞秩滿判吏部南曹尚書刑部文靖再鎮許昌迺判三司理欠司遷太常博士遭秦國夫人憂服除判太常寺與修憂文總録特加工部員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慶歷三年除史館修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國史公援李宗諤避親故事益辭上嘉之賜金紫糾察在京刑獄未幾文靖甍除兵部員外郎復充館職公流涕讓還不授明年遂以前所讓之命即家在所賜之終

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召試政事府擢知制誥歷審官院流内銓三班院復判尚書刑部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迭帥兩路明堂大饗遷刑部郎中召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屢請罷以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審刑院判太常寺頃之改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尋復為侍讀學士從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十月遷右司郎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訃聞賜其誥於家年五十七

特贈左諫議大夫録孤賻物加等公為人沉介篤雅少
時已能感悟卓然有遠致初為陳留言畿内久雨傷稼
縣官不妆民租而蠶事不登則未嘗寛布帛之斂令繭
絲失時不可得願以䌸折縑如公上之直以從民便其
識事强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元昊叛河西國家比歲
調發海内蕭然煩費矣公言民者國之根本也今天下
軍需之所急及它無名之筭不知幾萬億是皆浚民之
膏澤也豈長計哉願詔近臣與三司更議審其有以寛

民者均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典太常尤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請復太醫署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職以救民疾病鈞容直傳中指假旌纛羽籥等為優笑之助公曰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為不可自是優人不敢以太常禮服為戲郊廟祭器弊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間歲天子出嘉實勑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

行六十一祠禘祫二祭其薦祼輿俯玉帛彛器菁茆醯

醢鍾石歌奏皆有儀式會成一秩名曰郊祀總儀令遵

行之國家饗天地禮祖宗日月百神之靈以之五方山

林川澤墳衍之類咸有樽罍之數自古以五齊三酒分

實其中又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令有司徒設

樽罍而酌用一樽為獻甚非所以禮神之至公遂建議

周制實齊酒以分行酌數沿有唐遺法求方鑑取明水

嘗論祖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

婦人無謚自漢晉以來皇后多因帝謚為稱國家順僖翼宣四帝曁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謚獨章聖皇帝五后節惠曰莊與謚典不合願易名為章追正前失上曰恭依明年天子遂詣廟行改謚禮問何人建明左右以公名對公時居憂天子惻然思之卒拜公為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糺察刑獄言獄者人之大命異時民抵重辟獄具未報為典獄吏潛寘堇死獄中先朝初置糺察即專擿兹姦令狴牢扃宻上下蒙蓋情無由知當疏

購條使令自陳則姦黨壞落又京師諸獄吏未嘗推選
皆無由剗攻群不逞之人令不可盡斥可先鋤其迹尤
者後有所補悉募人保證收其良能而用之并為制祿
廩使畏法差自重三司逺年逋責有自天禧以來尚淹
繫妻孥窮究所負公承詔多為蠲除之虎翼卒劉慶告
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訐以誣衆且覬幸得
賞公言京師衛兵多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
慶法外舊鄞無學公始興之又丐田為糧以給諸生其

後鄭人繼策進士科而學者寖廣公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言近歲藉牛為産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遽表除之在西掖會天子坐迎陽門召近臣對策上從容謂公曰緣所問外有安危得失於今所宜究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言郡國數地震乃陰乘陽時則有下人謀上者願陛下謹之未幾果有殿廬竊發之變在長安言關陜之西自軍興以來民力大困令瘡痍未完誠不宜宅斂願少寛

河楗之費秦鳳本道土兵其技能攻守與戍卒之習異
公勑使分隸將領各勵所長故其威聲張部分明常若
寇至前此邊將爭遣人深入覘虜而利其貨貲卒不得
虛實已乃妄言洶洶鼓賊聲勢衆頗患之公乃自設耳
目綱絡張布揣知虜情每裁處邊奏別白精審至出入
應變機會之速雖左右不得聞古渭州諸羌以地來獻
公曰國家威懷萬里顧利尋尺之地耶亟報謝之後有
納其詭卒生邊患夏人入天都山斬材木具轉鬬稍逼

亭障公戒守者益持重嚴烽火遠斥候以須其至虜亦不敢犯涇原誘蕃酋米廝哥至朝指令秦鳳署吏公曰米廝哥數犯約頻年抄邊令昧利一來非鄉慕禮化譬若鷹隼飽則颺人不可留也乃諭以禍福斥去戎人皆慹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闕馬緩急不足用公夙曉諸塞均其戶為三等十丁為一社至秋成時令勸募出金帛益市馬以分給之聞者爭出應令是歲得馬數千後襲以為常開封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斷腕

主名不立都人諠言駭異且逾久未獲公以謂非其夫
仇不宜決意戕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
者具姦狀伏誅都下稱為神明久之有言執政事上委
平獄疑而言者并以侵公公初不自辨上以公嘗請徐
乃出知徐州及陛辭日會其事白甚卒無纖芥上遂欲
留公不遣公頓首謝曰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豈
以臣重去職哉上乃諭宰府令具諡左付公明不以為
累至徐州屬歲旱大飢不及聞上即日發倉廩賑窮乏

全活者甚衆是歳孟夏朔日蝕上責躬慮刑需德音天下公捧詔嘆曰陛下聖德甚厚宜無過舉以招變異或者以蠻蜑母子不早就刀鋸乃豢之官署假息于須臾使二廣之寃積而為殄以干純陽之精書奏立誅之還朝會春夏久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上問所以變復之術公陳前代王者親録寃獄其精誠所交必有甘雨之應上曰即如卿言方朕之誕月也天下聞之必謂朕自要福宜少須後至五月朔上遂御便殿決繫囚未

畢而雨澍天子益器經術之言公素不為激厲行常畏

懼濡溢兢兢如弗容其在朝廷信道行已不以毀譽攖

其心推誠待人表裏單盡平居無它嗜好維以書史日

自娛前後典劇藩務先信恩其祇冒弗率則以法重繩

之平生好論議必推原事情究心隱微要之切于時病

又善為訓辭其重輕有體時論予之公既日益顯如侍

從之職皆文靖所嘗歷者仲氏龍圖同時雍容近班又

相繼尹畿甸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為世

家公殊孝友每任子必先諸族公捐館而諸孫猶有未命者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祁國公曾妣李氏追封越國太夫人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祖妣王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某守太尉致仕許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靖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人公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兵部員外郎佖之女封京兆郡君子六人長希傑太常博士次未名而亡希道屯田員外郎端粹

才令次亡次希俊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秘書省正字女
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
次適太常博士程嗣恭孫五人嘉問之問延問太常寺
太祝君問昭問守將作監主簿公累階朝散大夫勳護
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公考終
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墓下既悲慟名寺僧指地
之北偏曰余其歸此或竊怪之公曰死生不有數邪明
年某月某日遂葬公於鄭州新鄭縣懷忠鄉神崧里從

文靖之塋乃先指之壬吉果符其言嗚呼可謂達矣銘曰

呂氏之先　其本自姜　四嶽之後　固大而昌
於顯文穆　實相太宗　文靖繼武　三拜上公
卓哉有子　維公是似　巖巖雋鋒　時國之器
服官於朝　辨論有條　天子曰賢　可寘近僚
四遷學士　五殿大邦　黻衣繡裳　有爛於堂
圃田之西　溱水之東　高岡隆隆　文靖之宮

公歸其中　在地之壬　匪後人卜　蓋公之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六　　宋杜大珪編

石工部揚休墓誌　　范鎮

君諱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覽之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明於歷數既致仕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又多佳山水吾將避地焉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湑遂為眉州人於時大歷十一年也藏用生廣季廣季生

郜郜生縚明三家春秋縚生誧蜀保勝軍巡官誧生元璨孟昶世舉學究登科元璨生濟即君父也累贈尚書工部員外郎母王氏追封永昌縣太君初永昌卒時君始生九年號殞不自勝予客見驚異已知其至性矣既長謹愿朴茂鄉人愛喜之凡四舉進士皆為選首景祐中中甲科授同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中牟縣縣當國之西門使車往來之衝也地瘠鹵民貧賦役煩重富人往往隷太常為樂工以倖免

役凡六十餘家以故民益困君奏請罷以寬下戶事雖
不報而民知愛進本省充秘閣校理監裁造院以太常
博士為開封府推官大享明堂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入
三司為度支鹽鐵二判官坐開封府嘗失盜出知宿州
始至表州民榮知止孝行加賜粟帛籍衣冠子弟侍廕
為民患者七人徙置他州風教大行一境肅然是時儂
智高冠嶺南歷十餘州如履虛邑君即建言兩川城圯
久不修請增築以備非常既而鄙上聲言智高由邛部

川冦蜀蜀民恃以不揺者以有城也頃之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偕侍邇英坐君奏史職當立左右密邇徳音以詳記録者不可坐尋改判鐵鹽句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太常寺温成廟時祀降香乃御封臣署君奏此太廟皇后廟之禮由有司不時以聞致此誤令記注官入侍邇英温成廟封香去臣署皆君之請也兼判三班院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二日卒

於京師之第享年六十三上遣中使賻其家録其孫夷庚夷吾試將作監主簿君積階朝散大夫勲騎都尉爵平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孫氏生二子令伯岳州平原縣主簿康伯未仕孫三人夷庚清夷吾夫人先君十二年以亡君以中年舊治也為吏民所愛乃葬夫人三異鄉王朱村而自銘其墓曰後嗣賢吾不知矣不肖則揭而西歸從祀享之便故二子亦以明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君之柩合葬于夫人之墓君舉進士二十四

年而後登第登第十八年而掌誥命為侍從臣平居泊然若無所為者聚古圖書養猿鶴以自娱與家人言未嘗及朝事既殁發其楮得嘗所奏封數十篇其大略請依古增諫臣至七人以廣言路復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命御史出為按察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强宗室擇郡守縣令重農桑禁奢侈皆當世可行者而弗得行世亦未嘗以能言待君也嗚呼君亦不幸齎志以没矣然平生無疾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既還小愈

即拜疏謁告請歸别墳墓且言異時不復祔先塋也鄉人榮其歸圖其像于佛祠以勸子弟之為學者歿之日棺衾之用莫不先具其達於理者夫所著南郊野録六卷燕申編二卷角上叢編五卷西齋文集十卷其詩及雜文制詥又千餘篇予與君同年登科又同官其孤求銘其可辭乎銘曰

自羽林從蜀距今二百六十餘年中間雖仕仕不遂且不得時至君時天下無事仕而為天子掌書命可謂顯

矣然其蘊不克盡用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宋諫議敏求墓誌銘　范鎮

元豐二年四月甲辰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修國史宗正寺修玉牒官判秘閣權判尚書都省提舉醴泉觀公事宋公終於位初公以疾在告上御集英殿策進士顧左右怪公不在因遣使撫視之間日又遣使挾醫療治之仍詔其子官於外者歸省及訃聞盡然痛傷贈尚書禮部侍郎勑府縣應接其葬事皆特恩

非故常也於是乎見公之得君之深而知天子念公之為隆且厚也公諱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人世事王氏曽祖䆒符猶為王氏平棘令贈太師中書令祖皐太宗真宗時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中書令譙國公父綬兵部尚書叅知政事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燕國公謚曰宣獻母常山郡太夫人畢氏天聖二年以宣獻公廕為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進奏院會簽書集慶軍判

官以祖母鄭國太夫人年耆且病因請解職留京師就
養許之踰年王文安公宋景文公刋修唐書以公嘗為
續唐録習唐故事奏充編修官復校勘以嫡孫丁鄭國
憂仍詔在家修書後為集賢校理通判西京留守司知
太平州五遷太常博士唐書成進尚書工部員外郎未
幾遷刑部英宗踐祚進兵部墮馬傷足得請亳州召還
充仁宗實録院檢討官足未平特蠲朝謁治平元年以
工部郎中修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仁宗實録同

判太常寺令上即位遷兵部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者下太常公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宗室義服服變而練可以嫁娶矣議上朝廷以與前議不同降刑部以知制誥知絳州修河山稍賦于絳之役民歲八十萬公三分之以一歲均于晉澤以紓絳人是冬召還復兵部修實錄成遷右諫議大夫令樞密呂公為御史中丞以言事罷知潁州公當制執政改其詞以進尋乞解職不報後數日以封還詞頭連拂執

政意遂得解職以本官奉朝請明年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又明年使河北祭塞河口還奏河北旱蠲其夏租熈寧七年為龍圖閣直學士十年修仁宗英宗正史掌均公建公府牋記攝鴻臚護燕國公主兖王衛王葬未克葬以疾終于春明坊之第享年六十一終之歲七月癸酉葬于管城縣馬亭鄉東城原之先塋其戡揚若進奏院登聞鼓院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判秘閣秘書省尚書都省吏部流内

銓禮部刑部工部知通進銀臺司審官東院勾當三班院管勾編修院編集歷代君臣事迹所宗正寺修玉牒官太皇太后寶册官開封府發解官錫慶院試官南郊禮儀使永厚陵禮儀使契丹生辰國信使館伴使使河北祭塞河口編修閤門儀制蕃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定奪郊赦命官使臣罪犯而太常禮院太常寺官告院編修錄用勲臣子孫皆再領焉娶畢氏丞相文簡公之曽孫光禄少卿從善之子常山太夫人從子

也有賢德封京兆郡君先公四歲而亡子男九人慶曾殿中丞匪躬著作佐郎弄孫及其次早亡尚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表微將作監主簿揆方處仁未官女二人適贊善大夫王佑大理寺丞呂希純皆亡孫七人焞將作監主簿熺焜焰燴燧煇皆未官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説次白馬縣丞范祖德餘在室曾孫女一人公約清惇純而敏於記學其為文章訓辭誥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取正而後決宋

元憲公在河南每咨以故實歐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處淺陋而以鴻博名公家藏書三萬卷日集子孫討論繙繹以為娛樂平居湛如與人交樂易無不可者至於守職據正毅然不少回在掖垣徐國公主以駙馬都尉王師約兄公約為姪奏官公以為亂天倫遂執正之太常議祧廟公請遷遷僖祖後復詔詳定公奏前議不可改遂免詳定令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軍事推官除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公奏舊制太常博士兩任通判

須奏舉乃得入臺去年驟用京官議者以為非令又用幕職官恐官制遂隳即封還詞頭有詔轉對是時郡守縣令數更易吏民疲勞公請慎於進改而不數變易所貴上獲考績之實下有恪位之美而治道可建也又河北陜西河東舉人性樸茂而詞藻不工每詔下登第者纔數人公請令轉運使擇有行藝或謀畧材武為衆所推者每路薦五七人時與推恩所貴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嘉祐中嘗寛卹民力州縣公人例多減放而

役事不減則是去者逸而是留者重勞矣公請省事或增其人使勞逸得均而民力可寬也三館秘閣書類多訛舛所藏雖博而往往無稽考公請先以前漢藝文志據所有用校七史例下諸路購求善本重復校正然後自後漢以來至於唐依逐書志目以次讎對取其堪者餘悉置之使秘府文集得以完善也其議貢舉則曰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師也今請州置學官一人又三歲一下詔得士三百人今請

二百人試詩賦論策糊名通考之如舊其一百人請如
赦文令州郡論薦轉運使審覈之太學生則委國子監
官至御試隨其所學而試之則文辭經藝行實之人皆
無遺也其後官不數變易太學建三舍命舉人以官置
學官三路取百人皆公發之也凡三臨州率不滿歲召
去去而民愛思之喜道人善薦士累數百訖不坐累鄭
國太夫人楊文莊公之女文莊無嗣歲時奉祀展墓無
闕者疾亟猶戒其子立碑子孫未官者衆多猶推遺澤

奏其從孫蓋其孝友又如此宣獻公嘗輯唐大詔令未
次甲乙公釐十三類緒正之總百三十二卷所著書闈
前集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詞四卷文集若干卷東京
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長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録二
卷春明退朝録二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宣
懿僖昭哀以來六朝實録百四十八卷輯顏魯公集十
五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别集五卷劉夢得外集十
卷漢唐人詩刻於石者為寳刻叢章三十卷又以劉伯

莊史記音義司馬貞索隱陳伯宣注義分注入太史公正史及被詔修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百官公卿表皆未就其先以小官事亂離間宋興天下益平至公三世皆以文翰顯於時宣獻公雅善書一日對延和上問遺書退而奉七軸以獻公得其法嘗題濮安懿王襄國韓夫人仙遊任夫人神主至于四方碑誌多出公手公以力學被遇朝廷論譔未嘗不在選中嗚呼公之平生可謂無憾矣初史紀草成帥其屬奏御上御袍韡讀之終

篇斂容諭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而發明之公踰年服勤欲其書之成此其有所感乎予與公遊知公者也銘曰

維宣獻公　昔天聖中　實為史官　一代宗工
典常物則　備於厥躬　紀録記述　太平之風
公世其業　遭時又同　仁宗英宗　明昌盛隆
有顯其德　有崇其功　方此發揮　形容昊穹
不幸奄忽　美志弗終　凡士大夫　惜嗟哀恫

上徹九重　隱干帝衷　贈典弗常　非衆所蒙
嗚呼公兮　學富行充　如淵之深　如春之融
金之剛明　玉之玲瓏　云乎不淑　命不究窮
南瞻具茨　西望神嵩　東城之原　從先公宮
松栢被地　鬱鬱葱葱　子孫衆多　福祿來叢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七　　宋杜大珪編

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　　王珪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薨於京師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貴人挾太醫晝夜調護所以念哀之甚厚及訃聞是日休吏羣司乘輿趣臨其喪為之泣下乃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具賻物加等將斂又賜龍腦水銀以納其匱中八月甲寅

上成服於苑中於是其家條其功狀上於太常謚曰文元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公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原公諱昌期字子明姓賈氏其先漢長沙王太傅誼之後至唐僕射魏國公耽復以儒學相德宗而世為滄州南皮人後徙真定之獲鹿皇太祖緯晉中書舍人追封魯國公皇祖璉太子左賛善大夫追封齊國公皇考注祕書省著作佐郎追封晉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曾祖妣崔氏封吴國太夫人繼粟氏封韓國太

夫人祖妣胡氏封周國太夫人妣史氏封燕國太夫人
自公之皇考始去獲鹿而葬於開封令為開封人初晉
公一夕夢使者奉貂冠玉簡於大箱中拜而授之以告
燕國夫人明日公乃生公少孤母日夜教誨之自經史
圖緯訓詁之書無所不學天禧元年真宗祈穀於南郊
獻書車駕前賜同進士出身補常州晉陵縣主簿引對
便殿以為國子監說書即除江州德化縣令孫宣公初
判監命學官各講一經獨稱公所講有師法一日徃謁

宣公宣公遣人示唐相路隋韋處厚傳公讀已宣公乃出見公曰後當以經術進如二公願少勉之天聖元年兼潁州郡王院伴讀遷大理寺丞以殿中丞知常州宜興縣徙知冀州以母老辭得監在京廣濟倉翰林學士徐奭權知開封府舉公知東明縣遷太常博士是時宣公且老數辭講禁中乃薦公為代召試中書而參知政事陳文惠公與公有親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經筵宣公復言先朝用晏殊宋綬知制誥皆年未三十朝廷用

人可悉限以年邪然文惠終抑之徙通判綿州又以母老得監在京永濟倉明道元年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復為國子監說書方章獻皇太后稱制而詔避彭城郡王名公言在禮母之諱不出宮中令天下為太后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初不報及太后上僊乃用公言罷景祐元年擢崇政殿說書俄加直集賢院判尚書禮部天子方鄉文學每授經之際多詢質疑難公因請以聖問所及政教道義之言令講讀官悉綴錄之以上史館於

是作邇英延義二閣注記三年秋太平興國寺災而議
欲復修公言比年京師觀寺屢災此天左與王者故數
下災異以誡告之願陛下側身念懲以思荅天之實於
是遂止不修再遷司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判太府寺
為史館修撰天子每祠南郊必先謁景靈宮乃齋太廟
公言躬享景靈宮初用唐朝獻太清宮故事事出一時
不足以為法請須郊祠還然後行謁謝之禮下議有司
不合乃寢趙元昊叛延州總管劉平軍敗于北川或言

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公言王繼忠陷虜中先帝遇其家反厚及契丹約和繼忠與有力令計平豈遽降而先收戮其家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即詔弛圍兵既而果得平戰没之狀乃厚恤其孤遷禮部郎中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風晝冥詔罷春燕公言令災變數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為無事竊考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飾五事以當天心雖罷春燕恐未足以檻塞大異也居數月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為館

伴契丹使二年河北旱蝗為體量安撫使既還條所以制邊之策甚備其言擇守宰習鄉兵治塘泊紓繇役繕甲壘之類皆當時施用之除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權知開封府有禁衛卒告軍中斂率緡錢本屬以其事移府衆皆伏府門惴恐不自安公止詰其告者不實坐之餘置不問仁宗大然之為南郊頓遞橋道使時西疆未寧詔公護行在以察姦非知開封府不待齋祠自公始慶歷元年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侍講

如故自唐群臣見謝辭皆先過天子正衙五代草創過衙乃在其後公始釐正之未幾判國子監記公與三司官吏減省浮費前此上疏言國家用度素廣而民力不足日者屢詔有司省節浮費未聞卓然施行令陜西用兵而無先事之備竊為國計憂之願較景德以來訖於景祐財用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内自宫掖外及權貴而下歳省用凡數百萬駙馬都尉柴宗慶前在鄭州縱其下擾民及遣使問狀而

託疾不即應更請出為郡公劾奏宗慶託國肺腑而所為不法乃復使為郡恐益為民患於是詔留宗慶京師侍講林瑀上會元紀且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學不經不冝備顧問遂絀之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且議和親復為館伴使公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不可許議者又欲以金繒啗契丹而使平夏州公言吐蕃尚結賛欲助唐復京師而陸宣公數諌止之後得諜者乃朱泚賂吐蕃欲使陰為之援令契丹

乘元昊叛有求於我未必遽肯出兵就使兵出而小有
勝何以塞其貪鶩之心時方命公使契丹於是力辭其
行又言藝祖有天下收方鎮之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
及神宗在位將帥多姻舊之臣而威不逮恩然猶仗神
靈卒刬暴海内自時用武之勢乃衰近歲恩倖子弟非
有摫草之功而坐取武爵乘邊隅無事猶以自容一旦
西方用兵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豈不憤哉
願思所以修内治外之術以銷難夫然後陳備邊六事

凡數千言帝嘉納之三年遂參知政事明年以檢校太
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纔兩月拜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唐書陜西既罷兵公遂還樞密
使因言近歲國馬耗而河西蕃部馬不至請樞密使兼
群牧制置使如先朝舊制從之會詔有司議章獻章懿
章惠三后升祔之禮令中書門下考評其事而禮官或
援古不同公乃酌群議而奏曰恭以章獻皇后母儀天

下章懿皇后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真宗廟室以稱陛下追孝之意章惠皇后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義須别祠伏請寓奉慈廟如故於是命公攝太尉奉二主行升祔之禮已而將下德音内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遷官諸軍皆特支公獨匿其事即奏以為不可雖同列莫與聞者明日惟在京諸軍與特支又詔特二府遷官公又以為不可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漢災異册免三公故事願上丞相印意甚確遂拜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大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安撫使及帝謝雨西太一宮而公獨不從詔下閤門吏開封府以其不即報公公既辭賜燕國太夫人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貝州妖卒王則叛初則約連河北京東數州之兵欲南斷浮橋以據大名事未及發會有白衣邀公馬首自言少遊䟆泉山能言國家休咎之事公疑而詰之乃得所挾妖書實貝州叛卒也其黨知事覺於是嬰城自守公命高陽關路總

管王信大名府路鈐轄郝質真定府路鈐轄孟元將六郡兵二萬趣城下并遣穴城匠作車洞距闉以攻賊公亦屢請行朝廷賴公威名在大名不許及破賊以功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其年日官言太陰犯畢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畢昴之間為天街其陰胡也其陽中國也顧其警必在群狄之分因考歷代所占凡十二事上之會歲饑民大疫公為置病坊給飡之全活者九十餘萬契丹募士卒之勇伉者得五百

餘人號投來南軍驅以戰西羌邊法雖歸亦殊死公乃
檄邊郡凡投還者一切貸之後有還者公更遷補之敵
聞遂除其軍不用邊民之貧者多避賦繇以其地質敵
人因而寖為敵所侵公為設法聽旁近户之有力者贖
之歲餘悉復其地契丹使來每道公境必斂服自飭且
戒其徒御毋得有所犯公甞言河自横隴之決分流德
格恩滄數州而歲為害滋甚按九河既湮唯行漯川之
道歷代雖從決不常然不越濮鄆之北魏博之東今其

道歷朝城由蒲臺入海者此禹漢遺功也請復河故道不報明年河決商胡水環大名公乃繪漯川横隴商胡為一圖復條其利害以聞詔遣三司副使鄭驤行視其地還言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燕國太夫人春秋高願從鄭州及入覲乃以為祥源觀使公不敢以將相留京師屢請還節除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判都省再提舉編修唐書其冬以右僕射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凡六工章乞罷僕射

兼侍中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公子四人皆遷官固辭之使相初無中謝之賜其賜自公始明年丁毋憂會大雨奉喪徒行數百里詔屢起之公懇辭終喪給以宰相俸之半辭之給以僕射俸又辭之於是賜黄金三百兩服除判許州仁宗召公邇英閣問易之乾卦既講陳之翌日又為手奏曰夫乾者天剛健之德當天下久盛之時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内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獲

吉也帝面出手詔以寵荅之仍以所陳扑義藏之史館
又言漢唐都雍置輔郡以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
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
之陳許滑鄭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置為京畿遂興
行之公將行命侍讀學士以下餞於資善堂五年徙判
大名府復為河北安撫使是時博士李仲昌建議開六
塔河欲斷大河東去以殺金堤之患既而水怒溢隄陿
不能禁敗民廬舍不可勝計公復請疏河故道且言故

道土沃饒多為權右占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於是又詔河北都轉運使李參京東轉運使董沔行視之遂欲決濮陽埽下鄆之銅城導河使東而言其地皆趨下亡壅塞之患俟春調丁夫逺不踰三月可就然朝廷終不報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未幾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尋拜樞密使辭侍中三年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為景靈宮使其年復出判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使陜州大都督府長史復徙大名為

本路安撫使英宗即位拜鳳翔節度使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願得從閒郡且還鳳翔節度兼侍中詔不許明年春復徙許州及入覲上以先帝大臣益尊遇之公亦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因固請還鳳翔節度兼侍中卒不許時京西大疾特詔公俟秋乃行公既被病召諸子謂曰勢且革矣尚欲尸重禄邪於是復以為觀文殿太學士判尚書都省踰月公薨享年六十八公為人外端重而中裕雖燕居未

始見愠喜然於臨事其色不可奪少好學至顯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於古今治亂天人災祥之學無不該貫故指政言事切而不迂其為政樂易而不苛前後累鎮許魏民皆見思圖其像學舍而生祠之為文粹衍有法度字畫尤娫奇公在外仁宗嘗特遣使賜二朝御書凡百八十七軸其歷崇政殿説書天章閣侍講觀文殿大學士皆仁宗為公特置之初奉詔刊修廣韻為集韻因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附近用之

又朋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八　宋杜大珪編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扎當世要務已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刪出行狀所載公論交阯貢異獸蘇轍舉直言及經畧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光嫂董氏追贈非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遣使致祭遼臣生事及言用宫邸省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録獨録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

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

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為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令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為鎮傳矣鎮未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為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　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　有其元孫
元孫温公　前人是似　率其誠心　以佐天子
天子聖明　四世一心　有從有違　咸卒用公
公之顯庸　自我神考　命于西樞　曰予耆老
公言如經　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　欲使並存
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　帝徐思之　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　惟我聖子　協德神母
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　如川之迴　如冰之開

或蹈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為
惟天是因　惟民是師　事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衮蟬冠　歸于其丘　公之在朝　布衣脫粟
惟其為善　惟日不足　生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玆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

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内一統而熙寧初姦小
滛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黎民誕為愚弄
人不聊生天下訩訩險詖憸猾唱和雷同謂天
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
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
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
聖繼承謨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名公洛

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旣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覩日親萬機勤勞百為蓋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幾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别黒白者皙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

可奪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論沒不可遏也嗚呼公兮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范忠文鎮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

辱天下二公葢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遊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葢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

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没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没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曽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

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

自陳因推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
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
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
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
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
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
兼管勾國子監上䟽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
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令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

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度支令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薛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變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勑

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

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是言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賢者顯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寛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隂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刻奏欲遂去之公言令隂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

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于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

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變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閒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

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
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
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
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
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
正謝上殿面諭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

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以下詔罷議令禮官撿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人容可以稱皇

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命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

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者於所授敕其後刋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令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

手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論事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對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

職乞觧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温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安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

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輙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碁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

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禄大夫初英宗即位附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

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
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思
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
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凡之孫祖禹為著作郎
謁告省公於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
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
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考正公與司
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

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籥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宫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

樂下太常詔以通事舍人掖之令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臣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蒞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

理公有勞于國非意左遷天子閔然降制追復同州觀

察使公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

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丕仕丕績

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畧

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

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

長適盂州郫縣主簿宋肩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

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辯論

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吕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寛恕刑政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歛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　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

富國强兵兮孰謂霸才　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

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　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

拔公之才兮屬之利權　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
封予泰山兮祀于汾脽　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
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　供億何筭兮無一不宜
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　屢行天賚兮如泉不窮
今上繼明兮遇之愈隆　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
久於貨政兮人將無徒　公常寬之兮民易以趣
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　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
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　門閥不圮兮表於關中

嶻嶭之碑兮章章厥功　映於國史兮千古不空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九　　宋杜大珪編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王珪

熈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為參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臨問公寖劇不能言上泣然出涕曰能復為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于太常而博士安燾議以公正而

不阿剛而能斷請謚曰質肅既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覩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動後人葢為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于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令為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户讀書者七年其為學務

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為鼎州武陵尉又以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乃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詳之公按劾無它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方

陜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絶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産而去公嘗坐驛門上戒曰自今非常所餽物一切毋得共有輙壊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繇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懐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林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埶不敢言公為募丁夫自高陽築堤以障之至今以為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祕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

德州河決商胡大為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
漯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輒
議公獨坐上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復邪聽者皆
蹴然轉運使崔嶧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
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畱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為之恤
然則為上存民者不在安撫司乎嶧聞怒安撫留牒不
即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從通判
廣信軍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改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

侍御史裹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于啓聖院內出珠玉為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啓聖不可慢況為后宮奇靡之器哉帝趣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既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

上不去樞密副使梁適吒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逐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自警勑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詠而不能已公雖斥其名逐重於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復祕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帝特遣內侍齎告勑賜之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

不易所守矣公第頓首謝它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
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聽臣言職辭乃以為工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
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
外時文潞公復為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
初以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止改户部員
外郎河東轉運使虜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謀築
堡以限其侵地會虜兵猝至兵官皆戰歿既罷太原帥

以權領帥事於是大發兵境上以張軍勢且戒邊吏毋得與互市虜數偽果遣人來願得更定封土實出公策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寛卹民力奉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嘗援天禧故事請增置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謹擇端良敦樸之士毋令與憸薄者並進乃稱明詔凡内降

予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悲辭之託以亂聖德冝早抑絶之宫禁嬪御賜予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减兖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漢光武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蓋宫門之禁以備非常今公主所過内外宫殿門主吏冝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私於人孫沔吕溱前坐縱侈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律則不然可量所犯輕而數

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輒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旣黜御史中丞公亦自請外遷以知荆南知門下封駮事何郯封還所下勑未幾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即位遷吏部

郎中以樞密直學士從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英宗面諭曰御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絶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之遺德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陛下攬已成之業以為鑒收詳慮之策以為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為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岢嵐軍虜騎時入鈔邊公

則大合諸將兵盡毆之使遠去毀虜所置堡寨西戎寇大順城環慶路檄出兵以牽制賊勢公曰虜小入一方顧自可支若此道遽出兵必生一邊患不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常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罷京師增官屋僦錢復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政事議論益有所感發上或以某事為是公輙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皆直言其可否不避怨不立恩其年上欲親

祠南郊議者或以居喪為不可上未知其所從以問大臣公對曰古者天子諒陰之禮與下不同況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不如其言公天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於朝廷亦未嘗言其為政則寛靜而有體位顯矣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薨上至其家見畫像不類公即命中使取禁中舊傳本賜其家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曽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國太夫人祖諱渭贈太子太傅妣夏侯

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追
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郡夫人正家有賢
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義問大理評事
待問早卒嘉問之問並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淮南
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衛尉寺丞王泰六孫男子懋
太常寺奉禮郎愿恕意愚並祕書省校書郎憑未仕銘
曰
唐初晉昌　晚徙於荊　代雖繼食　未侈厥聲

有聲渾鍠　實公自發　其濇有來　公發莫遏
凡位在下　難見節義　公獨齗齗　言駭衆視
誰薦諸朝　行御史中　以甲犯顔　萬死不容
繇天子明　卒起荒陋　歷凌阻夷　豈不一守
迺貳政事　其心益丹　天子曰可　公曰未安
進退賢否　不問黨讎　人莫我私　我德不求
誰其中止　猶未大施　帝心念公　趣駕再之
既見公像　曽莫公及　出圖殿中　嶷若廷立

其孰公如　譽榮初終　葬豈云遠　祖考是從
南望章華　左雲右夢　公名不亡　萬世之重

卲安簡公亢墓誌銘　王珪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誦書五千言其為賦詩縱豪自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兩試進士於開封府皆誤用韻賦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范文正公舉充賢良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試祕閣獨得公一人及試崇政殿除建康軍

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迺密言公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宰相張士遜娶馮氏子娶邵氏邵偶與公同姓爾宰相既不能自辨公亦無言而去趙元昊反兵出數不利於是詔求方略之士公以為用兵在於擇將令天下久不知戰而所擇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又老而得至長一軍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

固已形矣進康定兵説十篇上之又召試祕閣授潁州
團練推官晏元憲公出守事一以屬公民稅舊移輸於
陳蔡轉運使欲覆折緡錢而加取之公言民之移輸勞
費已甚今仍歲水旱而加取於民不亦重困乎事迺止
入為國子監直講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張貴妃薨下有司議立陵廟禁樂京師一月公
累疏論之遂弛樂亦不立陵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
允仁宗皇帝繼嗣未立公以為國之外患在夷狄然禦

之之術不過覊縻勿絶而已内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早定昔漢文帝入繼之年未立后先立子蓋所以定大本銷禍原也於是集漢以來系承襲之迹上興亡譜論十卷俄丁母憂願還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許之封其母孝感縣太君服除再以為太子中允公固辭除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推官從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北有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或自爇其所居欲以中吏公請

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得勿坐已而火亦息又為開封府判官府吏馬遷馬清者素狡獪人憚其能動事號二馬公遽迹其姦狀而遠竄之為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丹賀乾元節使既至德清軍會仁宗上僊有欲卻之者又欲其至國門而去議未決公言不若令奉國書置柩前因使得見上以安遠人心詔從公言其年遂使契丹治平二年為潁王府翊善直史館同判司農寺英宗召對羣王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公曰學士真國

器也明日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累遷祠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嘗言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家始令皇子授室顧於古昏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以屈人倫之序帝深納之令上在潛邸一日自禁中還道帝語曰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矣即為公頓首謝公欲辭不獲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公曰夫進諫之匪難而言從事施之為難令言者闊於事情未必欲其言之行徒自要名譽而去顧於

上何補哉決不敢為此也繇是公數言無不從令上為
皇太子兼太子右庶子及即位以為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員外郎同知禮部貢舉又嘗言殿前都虞候竇舜卿
親連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逵材望輕
不可使宣撫陝西時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外朝不立
班參知政事吳奎反劾陶日者陰陽不和實繇陶所致
上令陶與翰林學士司馬光兩易之而奎輒指手詔為
內批留三日不下公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

和答由執政而㑹所言顛倒失大臣體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上怒遂罷㑹參知政事益眷公深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公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親閱之至于反覆人或以為勞公曰决是非於須臾爾初雖勞後廼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閴訟為之衰止府號難治而易以毁上多得民所譽公而稱之未幾為英宗山陵頓遞使甫還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㑹种諤以兵取綏州

又横山部落思内附遽欲招來之西人怨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屈未可以用兵宜且諭以邊臣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既而諒祚死其子縶送殺楊定者李文貴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公復曰茍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策之得也果如公所料公雖蒙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廼引疾辭位累詔不許迫廼祠南郊

既竣又以辭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罷知越州上即遣使就第所以存勞之良厚從鄭州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材木免民破産之患增築湖河堤爲石揵節水以溉城中歲省科民揵薪數百萬又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鄆衣冠之聚也自倅車幕府丞掾令尉皆其子弟待歲月以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索息錢以折取民産者公亟以法外繩之諸族稍自戢熙寧五年春上過東宮邈然思舊臣特遷禮部侍郎又從

亳州上嘗遣内侍馮宗道諭公將復用而公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初奏公疾勑太醫馳視既發而訃至上閔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將幣寺以致祭賵吏部尚書謚安簡録遺之恩加於典外公始以羇孤自拔及歷事三朝位二府顯矣其為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為治緫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旁皇温雅一時臺閣聞人葢有所不及少歷薦壓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禄賜多以賙宗族其終家亡以歸上為

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於家公熙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鄉耿崗原曾祖諱勲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祖諱遇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繼湯氏追封咸寧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劉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娶晉陵强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卒子男二人壎祕書省校書郎龥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適大理寺檢法官太常寺奉禮郎葛奉世

琰適楚州淮陰縣尉許安石孫男一人縉將作監主簿

予少遇公於江湖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蓋嘗聞平生

之言今公子以治命屬予銘予雖久不為文尚能為公

銘銘曰

公起江湖　磥砢瓌奇　朅來京師　聲發騤騤

迺敢論兵　其辭大放　孰不公聞　國猶之望

公從東朝　左右道德　大明朝升　萬物下飾

公於此時　進止雍雍　有謀有猷　天子是從

帝曰汝來　其輔予政　莞于樞兵　翟莫阻命
公雖在藩　曷止予慕　尚與公還　公卒不顧
公喪東歸　灑以御觴　其贈伊何　尚書之章
山之嶢嶢　水之滔滔　公歸何之　帝思是勞

乾隆御覽之寶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九